

梁溪井水著

三人會
冊中

中國圖書公司和記發行

三人會卷中

(四) 厭世

却說馮才在家歡樂之時。正是顏瑟湘在房內寸腸欲斷芳心將裂之候。霎時做完了詩。便飛步而出對着面大著衣鏡。顧形盼影。俯仰自笑。却見鏡中的人。雖然是笑。還像帶着幾分哭容。便暗暗對着鏡子說道。瑟湘琴湘。你的命好苦呀。這便是你自己的芳容。最後的笑貌了。說罷。萬縷青絲。早已根根披了下來。長髮垂地。照着室中火光。如水晶般點點反射鏡中。便連忙挽上去道。髮啊髮啊。你這髮是清潔的。一轉身走到外房。雪花正睡的正濃。瑟湘立住腳。聽他呼吸。又自語道。這便是你最後聽得人生的酣夢了。走了幾步。回轉來。在燈下。把一口光銑四射的刮風刀。呼的一抽。一盞燈碧綠如豆。四壁都作青藍色。猛可裏想道。我就此死了不成。四顧桌上。詩的墨迹還未盡乾。便把他翻來覆去。弄了幾遍。歎道。有詩無人。有詩無人。要想走出房

門却又縮了回來。再走出。再縮回。一連縮了四五次。決然道。我吟這詩。爲着甚的。又道。難道聽他埋沒不成。難道聽惡賊逍遙法外不成。這一溜。便去拖出了雪花來。雪花揉着兩眼。不知就理。瑟湘囁囁對他說。春。春生。雪花道。什麼。瑟湘道。春。春生。別高聲。去叫春生。又道。是也。好妹妹。你就去叫他一聲。又道。好妹妹。你難道忘記了。你看我素日面上。也該叫他來。又道。好妹妹。你去呀。你還忍心取笑我嗎。又道。你究竟去不去。那時雪花却說道。呀。什麼。便是日間不肯見他的春生。又道。我是不去。羞答答的。半夜裏。又道。可是姑娘要回他日間一個大肥佬。一個響頭。日間羞的滿臉通紅。偏這時倒不羞了。又道。可奈老太太得知。還了得。又道。不去不去。姑娘。除非你姑娘自己去。顏瑟湘千說萬說。拗不過他。忽地掣出刀來。說。我死與你看。嚇得雪花魂魄俱飛。忙說。去了去了。好姑娘。你放下刀。我便去。雪花知是凶多吉少。却不敢驚動老夫人。先去喊出了幾個了。鬘叫他靜悄悄的伏在外房。自己和春生。進裏房來。春生也驚疑不定。來看姑娘時。神色已大異了。態度已與日間不同。那裏像了女子。

氣赳赳的比軍士還要精神十倍。春生一時開不出口。只見姑娘指道。春生。你收着。你好好兒藏着。春生道。爲什麼。句春生。你切莫辜負。倘然辜負了。鬼也叫你不寧。春生益驚駭道。爲什麼。句春生。這詩是性命交關。你須鄭重看待者。春生。你無論如何。你是必須交到。春生跳起來道。姑娘。你沒頭沒腦。叫我交給誰。瑟湘半晌說道。你沒有你主人的嗎。春生抹着眼道。這便交給我主人譚公子。瑟湘直聲道。是。句他。句說了他字。再連忙縮住。換說。你主人若問起你夏霜飛來時。你只對他點頭。只說須要面見他。他。句轉口道。你主人自會領悟了。千萬別交錯了人。春生垂涕道。我都曉得。我都曉得。我主人家姑娘如此垂念。不枉吃這一番苦了。還求姑娘在老太太跟前。善爲我主人道地。說到此處。大噎不止。瑟湘却仍毅然不泣。只微歎道。老太太不知幾時再見呢。春生正在桌上取了詩。貼身放在袋內。猛聽得此句。大吃一驚。接着見燈下白光一耀。大呼一聲。一躍搶住。這一聲出。衆了鬟也都發一聲喊。搶進來。有的嚇的望外喊去。春生奪住了瑟湘手裏那口刮風刀。那裏再肯放。只直聲的喊救。

命。又哀哀的向姑娘叩頭乞放。自想今夜難道就看着我姑娘活活地爲我主人而死。相持了一歇。只見老夫人披頭散髮。裹衣拖鞋。踢踢踏踏的趕來。抱住瑟湘。我的肉。我的肉。嚎陶大哭。所有闔家上下侍婢們等。個個嚇的起身不迭。瑟湘只抱一雙蓮翹在地板上亂蹬。後仔細認着大哭的。却是母親。便動了一個念頭。忽地默誦出小時讀過的哀哀父母。生我劬勞。兩句詩來。因又想到母氏劬勞一句。便更懊悔不迭。那手就不知不覺放了。顏老夫人帶哭帶啼。把他摟在懷中。緊緊捏着他的手。瑟湘懊悔了一陣。又加着一陣埋怨。埋怨我以前靈魂。不知被什麼東西迷住了。再想以前事情。恍如隔世。連做詩寄詩等事。也隱隱約約模糊的了。這時精神漸漸痊了下去。氣色漸漸恢復了轉來。老夫人問他。他只看了老夫人不響。再問時。却倒縱身一橫。勃淋淋的一包眼淚。噴湧交流。橫溢不止。大衆婢女了鬢。七手八脚的俱來扶掖上床。一面端上參湯與飲。老夫人牽了他的手。問我兒啊。你有甚麼悲痛。有甚麼說不出的苦處。你有甚麼說不出的苦處。你娘跟前。總要直說。你可是爲日裏頭。聽

見了姑夫姨夫的話兒嗎。只這一句。當頭提着了他的心事。便又要故態重萌起來。老夫人知道他是這事了。本則要勸他一番。便趁着此時說道。我兒啊。你怎麼這般痴呢。你現在逃出你譚家村的難。幸虧是你叔父姑夫姨夫幾個親人。否則這時功名也被革的了。財產也被抄的了。你嫁了過去。莫說你母的門第。被你一落千丈。便你自己也怎生過活。譚獨盼把什麼來養得活你。天生譚獨盼是十敗命相。自己既是光身漢了。接連又傷壞了他父親。出起殯來。道旁那一個不差笑他。如今只賸着孤弔弔的一身。將來填溝壑。枕階簷。均未可知。他生來是個乞丐相。我兒是一等好命。閨閣千金。天派不是他的姻緣。我兒。你快別這樣。快別這樣呀。瑟湘聽一句。痛一句。聽一句。哭一句。其聲慘以切。其淚瑩以晶。滿屋的人。亦都爲之動淚。都說不出話來。老夫人見女兒如此痛哭。以爲聽了我的說話。痛自追悔起來了。便忙安慰道。我的兒。你聽你娘的話。總不會差錯的。俗語說的好。知子莫若父。知女莫若母。你的利害得失。我那有不給你審度思維的。你別哭。我再說給你聽。你父就生你一個。你父

在時。何等炫耀。一死之後。門前就鳥雀可羅。如今總要給你父爭口氣兒。重光門楣才好。天照應的。現今恰巧有了一個大富大貴的子婿。那裏就可以當面錯過。若大富大貴的不要。也叫無法。我兒。你試想想看。那姓白的富有敵國。貴爲侯爵。他們貴冑裏頭。難道就沒有出色佳麗。堪相配偶。而況天下美人正多。以侯爵之富且貴。何求不得。何以就肯下求我兒。所以肯下求我兒者。正是千載一時之會。我可憐他王孫情重。又不忍我兒貽誤終身。所以願把你早早撮合。使你母晚年。好看着我兒盡情快活幾日。你父亦必含笑於地下。榮宗耀祖。顯親揚名。都是你一輩子事。都在這貴塚上頭。不比你月琴妹妹。又沒爺。又沒娘。可以隨隨便便。橫豎靠自己半分家產。不拘到什麼地方去。都不會餓殺。一世庸庸碌碌。可以過得過去。至於我兒。前途浩大。正未可量。又何苦要這樣呀。滿房的人。聽了這話。有的更泣不可仰。瑟湘越發不好了。這時哭到不哭了。却見他擎擎擎擎的跳將起來了。幾許伴婢們等攔的攔。揪的揪。問他要甚麼。瑟湘睜着鳳眼道。我要死。活着沒趣。顏老夫人抱住了他道。我

兒啊。我剛才說的話。你怎麼了。就拿眼前說起來。你這樣的大屋裏住。大塊肉吃。大羅緞着。大銀錢用。有何不好。甚的沒趣。瑟湘道。你們不曉得的。說着。定要起來。連喊。雪花雪花。快給我拿刀來。快給我拿刀來。慌的老夫人一疊連聲喊春生。春生却正在落淚呢。老夫人道。他特地來喊你。你總曉得的。究竟爲着甚麼。春生哀告道。老太太。這都爲着老太太呢。夫人駭道。什麼。春生道。老太太疼愛姑娘。却不疼愛姑娘的心。老太太更駭道。什麼。春生道。老太太還不知道嗎。老太太要救姑娘。我主人便是仙丹。老太太要送姑娘。我主人便是砒霜。老太太而果疼愛姑娘者。如今宜爲主。我人痛哭說罷。自己却先痛哭起來了。底下還有萬千言語。却終被酸楚壓着。要說也說不出來。雪花在這當兒。也約略來訴姑娘日間聞信痛哭的話。老夫人默然低頭。想了一想。對着他女兒道。我兒。我都知道。了。你的心事。我都知道。了。我兒。你千萬保重着。你保重着。我什麼都許你。沒有不許的。你只要保重着。瑟湘聽了。氣就一平。頓時如聽幾聲疏林曉鐘。驚喜道。母親。真的嗎。老夫人巴不得他這一喜。也喜道。爲娘

的全靠着我兒。那裏會假的。你歇息歇息罷。瑟湘道。我真的乏了。母親孩兒連累了你了。快安息罷。這時瑟湘心上廓然無物。只覺母親這一許。萬事都可休了。那心就如水一般。流入香夢中去了。其次春生也暗自歡喜。以爲老太太這一許。我主人九地而九天水火而衽席矣。又其次雪花也暗暗爲瑟湘賀喜。想我的好姑娘呀。你此番舉動。誠爲不虛。行見鴛盟再續。鷗侶重聯。舖床疊被。來日方長耳。正想的有味。只見老太太叫他搬進裏房來睡。好生看守着姑娘。外房再撥幾個丫鬟陪伴。老夫人親自把那口刀。密密的藏了去。再不容叫他女兒看見的了。這一夜。老夫人眼窄窄的。直望到天亮。心頭一時恨。一時怨。一時怒。一時羨。自不必說。顏瑟湘一直睡去。到明日午後始醒。睜開眼來。要想把手去揉眼時。只覺臂膊裏發陰陰的抬不起。把腳來伸時。也是如此。一連便覺身體也軟了。喉嚨頭只是沒氣可以多說話。眼睛裏。鼻管裏。耳朵裏。都乾澀澀的。好不難過。養了半個多月。方得起來。偶來廚房。在那廊下經過。好似聽見一所空屋裏。有悠悠的聲息。望那門時。却關着。驚惑不定。便問雪花。

雪花湊着他耳朵道。便是春生呢。老太太吩咐。別告訴你的。瑟湘大驚。說有了甚麼過失了。雪花低告道。有甚麼來。是恩將仇報呢。當夜他救了姑娘。明日一早。老太太就發怒。倒說春生煽惑姑娘。幾乎弄出大禍。却又不發付他出去。把來這裏鎖了。只叫他似坐牢監的白吃飯。瑟湘咬着指甲道。罷了。回轉身來。走往天井裏。就玻璃裏瞧進去時。只見春生鎖練窓索。頭髮蓬鬆。背面朝了窗。坐了一個柴堆上。瑟湘一見。忍不住脫口。阿喲。春生。春生忍住淚道。姑娘大好了。瑟湘道。噯呀。春生。你如何弄的。這般樣了。春生道。姑娘放心。奴才是不足道的。姑娘。你快保重身子罷。瑟湘道。我害的你苦到這般。春生泣道。好姑娘。這原是奴才自己不好。不聽我兩個主人的教訓。不聽我根生出門時的叮囑。以至於此。這都是自作自受。和姑娘不相干的。瑟湘道。春生。你且耐着。有我在這裏。你別懷怨我母親。待我母親頭腦清了。你就會有好日子的。春生。益發悲咽道。好姑娘。姑娘的性情。真正就是我第二個主人。我見了姑娘。就要想着我主人。我主人臨別時。還對我說。我有了出頭日子。你別忘却我。仍來伏

侍我。我現在只望我主人早早出頭。我現在時時刻刻忘不了我主人。我只要一想着主人。這裏的痛苦就沒有了。那裏就會懷怨我老太太。瑟湘頓足道。天乎。可奈我母親。句春生搵着淚連忙搖手道。好姑娘。別弄差了。鎖我這裏的。不是老太太主意。是你姑夫姨夫的主意。哪瑟湘道。你那裏知道。春生道。好姑娘。你別告訴別人。弄的再來害我。他們以爲除出他們自家幾個。再沒有會聽見他們說的話了。其實我那一句不聽見。他們也曉得我是善於竊聽的。又曉得我是金錢騙不動。塞不住的。所以我才被受這個害。說還未完。只聽旁邊攛出話來道。咦。春生哥。真的你也聽見的。他們不是說。你和還有個秋生。是最可怕嗎。他們第一不許你見一個客。第二不許你出一步門。我也早知道了。姑娘。這些話。也是你當日昏倒在床上後。我聽見的。春生頭裏一聽。嚇了一跳。待他說完了。便求雪花。好姊姊。別對老太太說。我的說話。可憐兒的。雪花答應了。瑟湘一回身。直向他母親房裏走來。對母親道。母親前日許下孩兒的。孩兒今有一事。求母親允許。老夫人想。大約便是他終身的事了。便道。我

兒年紀大了。原也可以主張。爲娘的也日夜望你早早定了終身。瑟湘訥然嗚咽道。不是。單說着這不是兩字。再也說不下去了。他口裏雖說不是。而心裏却原滿擬要說。却是滿心羞着說不出。却又想此時不說。幾時說。却是自己的肺腑。終說不出。而別人的肺腑。又義不忍說。他母親見他不說下去。又問道。可是這個意思嗎。我兒。你仔細想想看。爵夫人究竟好也不好。侯爵夫人。究竟比別的爵夫人如何。瑟湘這一急。肚裏的話。倒急了出來了。忙道。母親。別再說了。母親一說。孩兒寸心萬段。兒願終身侍奉膝下。做個不櫛兒子。老夫人驚道。何出此言。瑟湘更嗚咽道。母親呀。孩兒並沒兄弟。並沒姊妹。母親難道還多厭我嗎。老夫人抱着他撫摩道。我兒啊。你差了。安安穩穩的爵夫人。不好。我娘是老了。那能跟着你一世。瑟湘益發嗚咽道。母親既然不許。只得侍奉父親於泉下了。由此母女二人。相抱大哭。老夫人深恐他烈性起來。又蹈前日覆轍。最後只得假意順他。瑟湘接着求母親釋放春生。老夫人想來想去。想了一回。才說道。我親愛的兒。我依你。於是立刻把春生放出。春生感謝不盡。揮

淚對了鬢們等道。姑娘卓然仁愛。眞我主之配也。可憐我的兄弟秋生。現在不知還是關着。還是鎖着。還是被人打着呢。衆了鬢聽了。無不垂涕。一到明日。夫人寫了一封書。叫春生送與花榮。夫人千囑萬囑。必須交與他親手。討個回條。在路上不許耽擱。春生想。我今沐姑娘大恩。放了出來。第一不可違老太太命。以帶累姑娘。便果然不肯怠慢。急忙送來。直交與花榮。花榮拆開。看了一遍。春生正等他寫回條。只見一陣怒氣。衝出來道。你這奴才。我好意給你一個吃飯處。你竟膽敢引誘你姑娘。莠言惑聽。幾成大禍。把信一擲道。你老太太叫我把你鎖起來。喝令幾個工作拿下。春生哭着。大聲呼冤。不由分辯。被衆奴才一擁而下。原來老夫人被他女兒一逼。便人急智生。想出此計。一來絕瑟湘之念。二來卸自己干係。當下家裏的人左等右待。只不見春生回來。老夫人便拍拍拍。大發雷霆。說一定逃走了。可有別的事物。被他捲了去。瑟湘等雖知其冤。苦的沒人知道他所在。內外瞞得鐵桶相似。自此以後。凡有密議。不但雪花不許他聽一個字。連自己女兒。也不叫他曉得了。餘事慢述。再說譚

天住在那白兔橋茅屋之中。起初只自悲自苦。悲苦來時。痛哭了一陣。就好了。一樣自樂其樂。飽看風景。後來。却添了愁悶。再後來。只是長吁短歎。短歎長吁。根生看不過。時常來問他緣故。譚天吃他問不過。便道。都是被你害出來的。根生驚駭不定。細問他。方知道。以前被個陳耳東。妹妹咧。哥哥咧。纏了好幾日。近日却又換了個馮才來了。所以越弄的不快活。譚天說。我最怕的。便是這般齷齪人物。來和我說話。我避到這個荒僻所在。他們還不肯放過我。根生這些齷齪話。都是你第一個和我說。你莫非就是引這班齷齪人物來的。急的根生指天指地說。主人。你幾曾見老漢離這白兔橋來。怎地就會引他到這裏。我是爲着陳爺許了我。回復你的產業。纔來說過幾次。譚天訝道。回復我產業。怎麼回復我產業。根生道。我也不曉得其中緣故。但是他却一口允許我的。主人你現在頂死拒絕他們。豈不是有意要棄這產業嗎。譚天道。你不是三歲孩兒。也去着他的道兒。他只好哄你這老木物。說着。心上更不快活。自肚裏想。遇鬼嗎。連我也墮在他們迷魂陣中。離離奇奇。莫可究詰。究竟他們這

麼樣、爲甚麼罷罷。我這裏住不得了。只是茫茫塵寰。往那裏去好。想着、更是愁眉不展。根生被譚天埋怨了一番。方如夢初醒。自想我一時如何竟被他哄過來了。又聽得主人自言自語。往那裏去的好。往那裏去的好。心頭忽然觸着一事。對主人道。前天文老爺不是說的嗎。夏老爺現正掃墓回來。依主人這樣才學。何愁不收留。更兼是你先父的老知己。何不就到互城去見他一見。強如在這裏咳聲歎氣。譚天道。我現在數來數去。也只有這人可以一見了。我也久有此心。但是你曉得的。我說也慚愧。堂堂男兒。父母生下我來。不曾廢殘了一件。豈知仍是個廢物。連這些小細事。也不能遂我願。說着、眼淚鼻涕。雙迸齊流。根生道。主人不是說沒有盤費嗎。咳。我當初就對你說的。皇帝封了你產業。你家軟什物可以帶的。你的老婆。是退不得的。你做這坟時。我勸你好省就省了些兒罷。死者已死。活的沒有用。是難過的。你都不聽。原來到今日。你也曉得懊悔的。譚天道。這個去懊悔他做甚。你不曉得的。根生泣道。我歷事你四代祖宗。今日終不成看你困倒在這裏。老漢做了一世。承你歷代祖宗寬

厚。時蒙賞賜。存下了幾個積蓄。現在主人落難。老漢理宜報效。譚天牽住根生也泣道。天道昭彰。不絕不肖。我祖宗積世積德。貽留後人。只恨子孫無能。敗先人令名。說着。氣噎不止。根生勸道。老漢理宜如此。別反傷了你的心。你現定幾時出發。譚天道。還有何待。既然你義氣相顧。明日便去。譚天到了明日。結束一個鋪蓋。一個包裹。外面換了一件青衣衫。一條白布方頭縴。圍了腰。此次從水路進發。根生一再叮囑船夫。早晚須看覷我主人。不可怠慢。譚天先辭別坟親阿毛。叫他所有祖宗坟墓。務要當心。次對根生道。根生。不孝現離我父親新墳遠了。不克日夕往省。你是老忠臣。凡事不待我囑。我去後。你可仍如我在一般。我這去。一年半載。未能必。你可代我。一樣依時致祭。根生道。老漢理會得。你的祖宗。便是我的老主人。主人。你此去前程萬里。一路順風。務要小心自重。恢復你列祖列宗光榮。給你父親爭口氣。有了佳消息。早報知。讓老漢歡喜。根生說一句。譚天便在心坎兒上牢記一句。根生說到此。再也說不下去了。譚天聽到此。所有的氣。再也塞不上來了。這氣。塞住了咽喉。開不得口。

若再一開口。再也免不得眼淚鼻涕了。壯夫行耳行耳。安能效兒女子爲乎。便一逕全根生來新墳上。拜別皇考皇母仙魂。他想以後生涯莫定。總是和濁世周旋之時多。伴青塚膝下之時少了。至此塞住的氣。不容不換了哭聲。放出來了。哀慟了一回。看見四週的坟。都有松柏遮蓋。鬱鬱蒼蒼。亭亭歷歷。好不軒昂森嚴。獨自己父母的坟。還是日晒夜露。看官。憑你世塗涼薄。一些孝心。終是難滅。何況譚天。當下譚天因念成感。因感自勵。他隱然說。嗟乎。這都是我不孝無德無能。辱及先人之罪也。我此去如不違心願。有錢立即種樹。藉慰先父母在天之靈。感奮了一回。再往先祖墳地。巡視了一週。然後走過楓林向。征船上來。忽見一人。從樹子林裏。直跳起來道。譚獨盼。你害了你表妹。現在要逃往那裏去。譚天不提防。倒吃一驚。問道。你是甚麼人。那人道。你久後自會曉得。我名便叫做任卿。譚天憤然道。我是上到天。下到地的男子漢。你須記着。便再把些金銀門第來動我。勢炎熏灼來嚇我。肆意誣讒來逼我。我死也不逃的。我和你說知。我如今便往互城找夏霜飛去。你可回去說知。他們如真的